

主 编 高 翔
副 主 编 周溯源 王利民
执行主编 范勇鹏

中国话语

——中國社會科學報

.....
对话（2009-2010）

 人 民 出 版 社

主 编 高 翔
副 主 编 周溯源 王利民
执行主编 范勇鹏

中国话语

——中國社會科學報

.....
对话（2009-2010）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话语——中国社会科学报 对话(2009—2010)/高翔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1-009067-2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1025 号

中国话语——中国社会科学报 对话(2009—2010)

ZHONGGUO HUAYU ZHONGGUO SHEHUIKEXUE BAO DUIHUA

高 翔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426 千字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978-7-01-009067-2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又是初夏时节，绿树荫浓，风景无限。去年这些日子，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最忙碌的时候，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内心充满了忐忑，急切地期待着、憧憬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2009年7月1日，它终于迎着朝阳喷薄而出：《中国社会科学报》诞生了！

回首报纸的创办过程，我们经历了两个“逆势而上”。一是在全球纸质媒体遭遇萧条、国内报业市场萎缩之际，我们逆势而上，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发展势头可观；二是出版界多年的惯例是由报社办期刊，我们却逆势而上，先办刊，再出报，由一个纯粹的学术杂志社办报，创造了一个学术传媒的先例。

两个“逆势而上”的成功具有必然性。我们始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国社会科学报》编委会主任王伟光同志和院党组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前进的。没有奎元同志和院党组，就没有这份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深厚的学术传统、丰富的编辑经验，团队成员忠诚、敬业、奉献的精神，都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同时，我们与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与互动，不断从学者们那里汲取智慧和营养。没有学术界的大力支持，就办不好这份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以什么为特色？按照奎元同志和院党组的指示，它必须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国际影响的学术理论大报。为体现报纸的定位与特色，创办伊始，我们即创立了“特别策划”与“对话”两个栏目。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年来这两个栏目文章的结集。

“特别策划”主要围绕重大理论、学术或现实问题，邀请国内外著名

专家学者，以三至四个版面的空间，展开深入的理论思辨、学术探讨或跨学科对话，全方位、多视角地彰显学术界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对话”则刊登我们对世界一流学者、政界高层官员以及各界著名人士的独家专访，以高端、精英、权威为特点。这两个栏目追求以国际化的视野、前沿的理念来反映权威的声音，以学术的方式展现一流学者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看法。现在，将“特别策划”和“对话”集结成册。既是我们对一年工作的小结，也寄托着我们对所有关心和支持这份报纸的读者和作者的敬意。

转瞬一年过去了。在报纸周岁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告别后海王府，迁入颇具现代气息的京城 CBD 核心区。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迁徙，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报》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现代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推动学术界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术体系，推动中国学者自觉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争鸣，在同世界各种学术流派的对话、交流中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展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与智慧。

和报纸的创办相比，这是一次更加艰苦、更加漫长的创业，但我们充满了信心。刚刚告别“婴儿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正在步入活力与希望之季，在它前面是广阔无垠的原野，蕴藏着无限生机和可能。“诚重劳轻，求深愿达”，肩负着时代与学术的重托，我们敢不倾力为之？

文集付梓之际，聊草数语，权充序言。

高翔

2010年6月18日

于北京朝阳 CBD 泰达时代中心

目 录

中国、美国和世界 / 褚国飞 张小溪 1

——访沈大伟教授

中国创造了奇迹 中国带来了希望 / 张冠梓 12

——访美国著名中国法研究专家孔杰荣教授

中印可以相互借鉴发展经验 / 李 博 21

——访曼诺拉简·莫汉蒂教授

“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 / 王 广 29

——访衣俊卿教授

哈佛“中国通”谈中国研究与中国模式 / 孙中欣 38

——访傅高义教授

“中国道路”任重而道远 / 范勇鹏 褚国飞 47

——访王缉思教授

以和谐的心态对待不和谐的外部舆论 / 张 征 56

——访徐步教授

中国法制化：打造第二个长城 / 张冠梓 66

——访安守廉教授

聚焦哥本哈根：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 张 征 75

——访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开创 / 范勇鹏 85

——访王伟光教授

新中国的巨大成就在于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 李瑞琴 95

——访季塔连科院士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座丰富的宝藏 / 范勇鹏 李 萍 105

——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共和国六十年话沧桑 / 王 广 王建峰 115

——访金冲及研究员

新中国光辉的 60 年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共同组成的

整体 / 李彩艳 124

——访朱佳木研究员

不应割裂新中国前后 30 年 / 李海鸿 134

——访柯伟林教授

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是新中国 60 年民族工作

最宝贵的经验 / 李彩艳 144

——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

中国妇女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齐奋进 / 范勇鹏 褚国飞 154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

世界新军事变革背景下的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 / 袁华杰 陈志宏 163

——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黄宏将军

以文艺创新彰显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 / 祝晓风 项江涛 172

——访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

中国广播影视 60 年的辉煌跨越 / 褚国飞 181

——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太华

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 / 冯建华 191

——访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

走出有宁夏特色的发展道路 / 袁华杰 201

——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国

· 时代哲思 ·

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的灵魂 / 冯建华 210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

在科学精神与领导艺术之间 / 范勇鹏 李 萍 220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

像防控甲流一样抵制学术不正之风 / 郑 巧 230

——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

时代的哲学沉思与学术创造 / 陈 静 240

——访俞吾金教授

不断提出问题 推动思想进步 / 褚国飞 250

——访汤一介教授

韩国哲学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 杨学功 赵 峰 261

——访许南进教授

· 文苑英华 ·

还原诸子，解码文化 DNA / 杨 阳 271

——访杨义研究员

从世界的文学视野看中国比较文学 / 褚国飞 281

——访乐黛云教授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 / 褚国飞 292

——访艾尔曼教授

中西语言文化交流中的翻译与误读 / 梁燕城 桑宜川 303

——梁燕城与桑宜川对话录

百年词学的文化反思 / 祝晓风 313

——访叶嘉莹教授

· 史简拮英 ·

探寻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络 / 张冠梓 323

——访包弼德教授

古史文化与当代思想的碰撞 / 郭子林 332

——访克莱瑞斯教授

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政策 / 刘 军 342

——访加拿大史学家肯特

魏斐德的治学与中国史研究 / 王 平 351

——访埃尔文·沙伊纳教授

古老的故宫 年轻的故宫学 / 祝晓风 李 欣 359

——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 社会经纬 ·

权力、结构与社会再生产 / 郭忠华 368

——访安东尼·吉登斯教授

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 张飞岸 379

——访郑永年教授

加拿大的华人移民、种族政策和社会问题 / 刘 军 391

——访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李胜生教授

· 国际万象 ·

探求“英国学派”及国际社会 / 刘德斌 401

——巴里·布赞与刘德斌对话

批判 规范 综合 超越 / 阎 静 411

——访林克莱特教授

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大多失真 / 褚国飞 422

——访英国传媒学者科林·斯帕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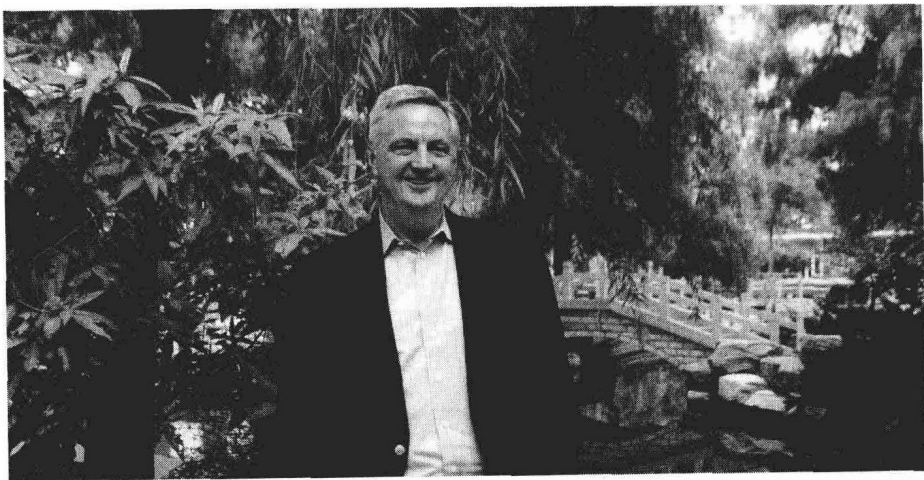
雪莲：“我们是一家人！” / 褚国飞 432

中国、美国和世界

——访沈大伟教授

褚国飞 张小溪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博士, 1983 年至 1985 年, 作为最早在中国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学生, 在北京大学国政系 (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学习。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主管该校亚洲研究中心, 并担任中心的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从 1998 年至今, 一直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 王宙 / 摄

沈大伟出版了大量著作，最近的作品有：《亚洲的国际关系》(2008)，《中国共产党：精简和适应》(2008)，《中欧关系：认知、政策及前景》(2007)，《看中国：欧洲、日本和美国的视角》(2007)，《权力转移：中国及亚洲的新动态》(2005)，《中国皇家艺术珍品的冒险旅程》(2005)。

沈大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目前，他受美国富布赖特项目的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2009—2010年)。在该所会客室中，《中国社会科学报》特派记者采访了沈大伟教授。

回顾 60 周年庆典

褚国飞、张小溪(以下简称“褚、张”)：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您参加了国庆阅兵仪式。请谈谈阅兵仪式和 60 周年庆典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沈大伟(以下简称“沈”)：我非常荣幸地受中国外交部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观看了阅兵仪式，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体验！我上一次现场观看中国阅兵式是在 1984 年，当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后来我又通过电视观看了 1989 年和 1999 年的阅兵仪式。2009 年我的位置非常好，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所以我能清晰地看见胡锦涛主席、受阅士兵、受阅武器、彩车以及其他参加庆典的群众，并且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军乐队整齐划一的演奏、严密的安全防范和美丽的视觉享受。世界上只有部分国家有这种活动的传统，比如朝鲜、印度、俄罗斯和法国等。我在想，中国政府想通过阅兵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最主要的信息是让中国人民在新中国 60 周年生日时为祖国感到骄傲。但是，国际上也许会有一些持“中国威胁论”者，予以穿凿附会的解读，威武军队和先进武器的画面会被别有用心的媒体剪接夸大，使阅兵所体现的“硬实力”与中国“软实力”相矛盾。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口号”所起的重要作用，我称之为“口号政治”。受阅的队伍高举着巨大的标语口号，这些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体现了语言和口号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

褚、张：感慨于盛大的国庆庆典之余，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您认为新中国 60 年来取得了哪些非凡成就，存在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沈：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有很多值得骄傲的非凡成就，例如，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已成为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建立了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国智库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军队越来越现代化；外交政策赢得世界赞誉，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国际组织的发展贡献越来越多力量等。

但是，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些问题。我关注了很多国庆期间出版的回顾新中国 60 年的著作。这些作品洋溢着节日的庆典氛围，然而它们对新中国历史的总结却并不全面，一些重要的历史片断被忽视了。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新中国的历史中问题是主流，相反我一直怀着非常尊敬的态度看待新中国的成就。但是，正视过去的过失和错误有利于未来更好地发展，也是一个国家成熟和自信的体现。

中国智库 中国特色

褚、张：您谈到了中国智库的发展。作为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人员，您是否可以谈一下对中国智库的看法？

沈：去年 9 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庆祝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作过一次演讲，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科学院。我演讲的主题就是智库在中国和美国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几个月前，这个讲话稿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我在报告中讲了美国智库的特点，相比起来，中国智库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们是由政府资助、和政府联系紧密、为政府做研究以支持政府政策。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智库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不论是经费还是研究项目。

第二个特点是，在过去的 25 年中，也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智库越来越融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进程中，它们为政府贡献了很多

很好的思想。这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得到以观察和实验为依据的研究工作的辅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纳思考，而不是演绎思考；前者注重实事求是，后者更偏重理论延伸到实践。中国过去比较注重意识形态，但在过去的25年里，政策更多是出自实际，这中间智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智库开始全球联网，越来越多的智库专家到国外去访学，运用其他国家的语言和资料进行研究，在各自的领域推动全球的发展。

今后，我希望中国智库在汲取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不仅要辅佐政府，也要有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为政策服务，也要产生公共学者，对社会民众起到教育作用。我认为中国智库在未来应该相对增加社会角色的分量，减少政府角色的分量，并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中国是美国之外唯一的全球行为体

褚、张：您怎样理解中国的全球关系、外交政策以及中国今后的外交方向？

沈：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其非常成功的外交。从全球范围看，成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主要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如巴西、伊朗等的外交关系都在稳步前进，只有与欧盟的关系近年来不是很理想。其二，中国外交正努力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在国际社会中，过去有一些对中国的消极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给其他国家的印象比较自我。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进步，它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国际责任。其三，中国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理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渐改善，尤其是和一些历史上曾经关系紧张的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其五，中国外交有了新的发展领域，比如中东、中亚和非洲。因此，今天的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唯一真正的全球行为体。其六，中国在国际上的形

象也在大幅度提升，尽管其软实力还有待提高，但总的来说，中国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有着积极正面的形象。只是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仍多于正面。

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两方面的进步，一是决策层的进步，现在的中共中央对外办公室已经成为非常高效的机构。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不同。外交政策的制定部门是外交部，而外交关系则非常复杂，涉及很多部门，包括政府的一些部门和机构，同时也包括一些社会机构。现在决策者与社会部门的互动越来越多。进步的另一个方面是智库和学者更多、更积极地参与到外交政策制定中来。

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它在世界舞台上并没有完全放开，有时还有犹豫不决之处，而且中国对自己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和全球性大国的角色似乎还不是十分确定，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与过去比起来，可以看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自信心更强了。二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仍然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对外援助和军事方面。中国外援的具体实施过程依然没有相关的公开数据，如援助的金额、受援助的国家或地区、援助的项目以及中国有哪些部门或机构参与了援助项目等。中国还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因此没有遵循该组织关于外援的规定。军事方面相对而言已经有很多进步，如前不久中国国防部开通了网站，而国庆阅兵也是一种对外公开的形式。最后，中国在理解海外的公共舆论以及发展软实力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的外交做得很好，而且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中国与新兴国家合作不威胁任何人

褚、张：如您所说，中国与新兴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亮点，请谈谈您的具体看法。

沈：目前，中国和“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的关系都有所进展，比如中国和巴西的双边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两国刚刚庆祝了建交 35 周年。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就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好，虽然两国首脑有定期对

话。我于2009年5月份访问了俄罗斯，我认为两国深层次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仍存在问题，特别是军方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大量减少了出售给中国的武器，两国间也有一些贸易争端。在中国向远东地区移民、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竞争、在上海合作组织（SCO）中的意见分歧以及俄罗斯公共舆论对中国的消极印象等问题上，中俄之间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比较复杂，这其中有很多历史因素，因此两国仍需要时间去改善。美国确实曾经把印度当做战略筹码，尤其是在乔治·W. 布什在任期间。但是奥巴马政府对这一战略有所调整，希望与印度建立全面和独立的关系，而不是借一国制衡另一国。这方面，美国对俄罗斯也是一样。但是在印度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公共舆论视中国为一个特别的威胁，尤其是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感到不安。但是，从总体看，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与发展。

褚、张：中国重视与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合作关系，但是国际上有一部分人士将这种新进展视为一种威胁，认为中国是在进行新的经济殖民，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沈：我并不认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或者拓展其对外关系的领域威胁到了任何人。这是一种合作性的发展，而不应被视为中国为了封锁能源资源或者企图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的行为。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良性发展，特别是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拉美在历史上曾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至今仍有一些美国官员和智库抱着这样的看法，中国与拉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使他们感到紧张。但这是一种冷战思维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了。拉美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拉美国家和更多的国家在发展友好关系，其中也包括亚洲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时非常谨慎，尽量不去触动美国的神经。例如，中国在发展与委内瑞拉等国关系时，就一直注意避免给人留下中国加入所谓“反美阵营”的印象。

总之，虽然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些人为中国与拉美之间关系的发展感到紧张，但整体而言，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对此都没有表示过度的担忧。

中美关系的两个“i”

褚、张：作为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您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何看法？

沈：我对中美关系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感到十分乐观。可以说，两国关系处于近20年来最佳时期。美中关系是一种全球性关系，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中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拉美、中亚、东亚，乃至海洋和外太空，都与美国有着紧密互动。在气候变化和非传统安全如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美国与中国都需要积极合作。

美中两国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两个“i”：“制度化”（institutional）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随着两国贸易和交往的不断加深，官方和民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使得两国命运相连，不得不同舟共济。但是两国的制度不一样，政府结构不一样，国家利益不一样，有着诸多差异。两国需要深入合作，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试图创造一个良好合作的基础。美中两国之间有分歧，也有冲突，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尊重彼此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些差异与分歧。回顾美中关系这些年的发展历程，最大的特征是两国关系的起伏不定。但是现在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稳定，这是在两国正确认识现实的前提下，在双边关系制度化和相互依赖这个基础上实现的。

当然，两国国内都存在反面的声音，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持反对意见。在中国的一些网络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言辞激烈的反美言论。美国也一样，新右派也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当然，这种反面的声音影响有限，正如中国一句俗话说的，“雷声大雨点小”，这些负面声音就像雷声，但是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像雨点。负面的声音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我们不应过分强调。

褚、张：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主流态度是什么？

沈：奥巴马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奥巴马政府在延续的基础上作了四个方面的改变：气候变化、能源、军备控制和全球经济稳定。在这四个方面，奥巴马

政府都把中国视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但是世界依然在等待，看中国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是否会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复苏方面，中国显示了强大的领导能力，并通过刺激国内经济的各种方案，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从国际上看，无论是在“G20”还是“G8+”峰会上，中国都通过了“测试”。

关于气候问题，我们依然没有答案，要看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会谈情况。在能源问题上也还没有答案。我们需要在能源问题上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而不是企图控制能源的供应源，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这么做。在军控方面，我们同样也还不能下结论。美国和俄罗斯正在进行谈判，等谈判进入一定阶段，会邀请中国加入其中。

对奥巴马政府而言，这四个方面都充满新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都比较顺利。两国在地区合作方面的成绩也很好，比如在中东、拉美、非洲、南亚和东北亚，中国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中，中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在伊朗也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应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

乐观而冷静，中美关系方能“有所作为”

褚、张：奥巴马总统将于11月中旬访华，请您谈谈这一次访问的重要意义。

沈：一方面，这不仅是奥巴马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访华，也是他本人第一次来中国。因此，能亲自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至少是北京和上海）并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意义非凡。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一直以来很有好感，没有恶意。他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合作的和全面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希望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合作。奥巴马政府也希望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成为真正的全球伙伴。我不认为“G2”模式很好，美国政府也不这么认为，但是在有效解决大多数国际问题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大